

# 康熙年间殷扎纳奏折残档 与《异域录》成书问题研究

赵卫宾

**摘要：**本文依据清代档案和史籍记载，对《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收录的殷扎纳奏折残档与《异域录》的成书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殷扎纳奏折残档系图理琛使团首领殷扎纳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回京后，向康熙帝汇报往返行程及交往活动的出使报告。该奏折是使团成员图理琛撰写《异域录》时的重要资料来源，具有较高的历史学和文献学价值。通过比勘，可以看到《异域录》在档案资料基础上润色加工成书的文本生成过程，亦可领略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图理琛使团 《异域录》 殷扎纳

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五十四年，清朝假道俄国遣使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使团成员图理琛根据行程经历和见闻撰写了《异域录》一书。《异域录》自成书以来，除有满文本、汉文本传世外，还被译为多种外国文字，影响广泛，以致后人将使团称为“图理琛使团”。一直以来，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国内外学术界对《异域录》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作者图理琛以及该书版本、校注和历史文献价值等问题的研究<sup>①</sup>，少有关注该书的资料来源及其成书细节问题。本文拟以使团首领殷扎纳的满文奏折残档为中心，结合文献与史籍记载，研究和分析《异域录》一书的档案资料来源及其润色成书细节等问题，以更为深入地认识该书文本的生成过程及其所体现的写作主旨和观念。

## 一 殷扎纳及其满文奏折残档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收录有一件题为《内阁侍读学士荫扎纳奏查康熙五十一年赴俄罗斯会见土尔扈特汗阿玉锡档册折》的满文奏折残档，并将其具奏时间编订为乾隆五十一年

<sup>①</sup> 参见郭蕴华：《“图理琛使团”和〈异域录〉》，《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关德栋：《略论图理琛〈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脱错的订补及其他》，《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194页；樊明方：《图理琛和〈异域录〉》，《文史知识》1988年第5期；周祚绍：《图理琛和〈异域录〉》，《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柳存仁：《关于图理琛的〈异域录〉》，《中国文化》2002年第19、20期；李雄飞：《传世孤本九耐堂刻本〈异域录〉考》，《满语研究》2014年第2期；侯毅：《图理琛〈异域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历史档案》2019年第2期；George Thomas Staunto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London: John Murray, 1821.（日）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日本天理大学1964年版；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阿拉腾奥其尔：《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398页。

(1786)十二月。<sup>①</sup>以下首先通过细读该件奏折残档，析述其具奏者与主要内容。

具奏者荫扎纳(injana)，《平定朔漠方略》作殷扎纳，《八旗通志》作殷札纳，《永宪录》作殷查纳，后人又有音札纳、音扎纳、尹扎纳、尹扎那、伊扎纳等译名，现一般多用殷扎纳或殷札纳，本文统一写作殷扎纳。殷扎纳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蒙古镶红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其祖班布固英，原系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嘉叟儿，<sup>②</sup>率众归顺清朝后，受封一等甲喇章京世职。后殷扎纳袭职，于康熙十九年以一等甲喇章京世职任临时带兵官，参加平定吴三桂叛乱，并屡立战功，战后加授拖沙喇哈番。二十五年，殷扎纳补授员外郎，后又升为郎中兼任参领。三十四年，噶尔丹东侵喀尔喀，殷扎纳奉命前往喀尔喀河晓谕扎萨克罕笃率部内徙，但被罕笃挟持北逃。临近俄国边界始将其释放，殷扎纳返回后入京向康熙帝面奏罕笃反叛情形，被授任内阁蒙古侍读学士。次年五月，随康熙帝北征噶尔丹，并于战前赴噶尔丹军营递交敕书。昭莫多之战后，殷扎纳继续任内阁蒙古侍读学士。四十四年，殷扎纳奉命随丹济拉前往推河，探听策妄阿拉布坦消息。次年，因揭参笔帖式通报被交部议处，革去拖沙喇哈番爵位与侍读学士之职。五十一年，赐予原官品级担任使团首领，奉命出使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五十四年回国后，殷扎纳官复原职，继续任内阁侍读学士，并负责管理内阁下之俄罗斯馆学事务。两年后，殷扎纳被派往巴里坤军营效力。至雍正元年(1723)，殷扎纳因病乞休，获准回京休致。<sup>③</sup>综合年龄、官阶、工作经验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看，殷扎纳成为图理琛使团较为合适的首领人选。

据该奏折残档题头和事由所言，奏折主要内容是：dorgi yamun i adaha bithei da aha injana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oros gurun i ambasa, hafasa, turgüt gurun i ayuki han be acaha, ishunde fonjiha, gisurehe babe ejehe dangse be tuwabume wesimbure jalin.<sup>④</sup>(内阁侍读学士奴才殷扎纳等谨奏，为呈览与俄罗斯国大臣官员及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会见、问答、商议等情档册事。)

在事由后的奏折正文中，殷扎纳详述了使团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至五十三年十一月间，假道俄国出使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的往返行程及其与俄国官员、阿玉奇汗等的交往活动。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使团自京师起程，经俄国楚库柏兴(今色楞格斯克)、厄尔库(今伊尔库茨克)、伊聂谢柏兴(今叶尼塞斯克)、麻科斯科(今马克夫斯科耶)、托波儿(今托博尔斯克)、鸦班沁(今图林斯克)、索里喀穆斯科(今索利卡姆斯克)、萨拉托付(今萨拉托夫)等地，于五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行抵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驻地马努托海。殷扎纳等在马努托海住至六月十四日起程返回，途经黑林讷付(今格拉佐夫)等地，于十一月初七日返抵托波儿。此后行程，因该档文尾残缺而无从得知。除所历行程外，该残档还详细记述了殷扎纳等在楚库柏兴、厄尔库、托波儿等地与俄国官员及在马努托海与阿玉奇汗等人见面会谈的具体情形。<sup>⑤</sup>殷扎纳在奏折中还提到，此行目的是因阿玉奇汗遣使入贡，故奉旨前往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处颁发敕书并赐恩赏；去程在托波儿城，使团成员图理琛(tulišen)曾将所佩小刀赠与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返程至托波儿时，使团成员纳颜(nayan)、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② 嘉叟儿，蒙古语本意为看场人、监场人。据《八旗通志》记载，林丹汗败逃后，与班布固英一同随德森济旺归顺清朝的还有嘉叟儿寨桑古鲁达苏尔海。(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9页。

③ 《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将有病侍读学士音扎纳休致折》，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70-171页；赵卫宾：《图理琛使团首领殷扎纳生平事迹辑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67页。本文满文拉丁转写采用较为通用的穆麟德转写，后同。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67-298页。

图理琛等又先行回国奏事。<sup>①</sup>综上所述,此件缺少文尾和具奏时间的满文奏折残档,是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出使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的清朝使团,在回国后向康熙帝奏呈的出使报告。

奏折残档所记行程,仅记至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即纳颜、图理琛等人先行回国前与俄罗斯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之间的一场会见。<sup>②</sup>据《异域录》等文献记载,图理琛等于十二月二十日自托波儿起程,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sup>③</sup>殷扎纳等则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十日自托波儿启程,十九日抵达萨马罗夫(Самаров),因河流尚未解冻而在此等候。等候开河期间,使团成员哈布恩于三月初四日去世。<sup>④</sup>料理完哈布恩丧事后,殷扎纳等继续出发,于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抵京。<sup>⑤</sup>由此推断,奏折残档的具奏时间至早应在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之后。殷扎纳等之所以在托波儿逗留,应与此次出使过程中发生的阿拉布珠尔所派四人逃散不归有关。此四人系康熙帝命阿拉布珠尔挑选的信使,负有“查明尔之游牧所如何了及家境生计情形如何后返回”的重要使命。<sup>⑥</sup>但四人抵达后逃散,为寻还逃人,殷扎纳在托波儿曾专门与噶噶林进行交涉,噶噶林表示“此四人由本总督奏闻我察罕汗后,务向阿玉奇索回送还”;归国后,理藩院再次为追还四人致函噶噶林。<sup>⑦</sup>直至雍正九年,雍正帝派遣德新使团前往土尔扈特时,仍在责备土尔扈特未遣回阿拉布珠尔属下四人。<sup>⑧</sup>

又据《异域录》所记,纳颜、图理琛等人于五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至京师后,先是前往畅春园陛见,将往返诸事面奏。其后,始缮具奏疏向康熙帝报告此次出使行程,并附带进呈详细的出使档册和舆图。康熙帝朱批:“知道了。该部知道。册图留览。”满文朱批则稍有差异:“saha. harangga jurgan sa, dangse be bibufi tuwaki sehe.”<sup>⑨</sup>(汉译:知道了。著该部知道。档册留览。)所呈舆图,即《异域录》卷首所附汉文和满文舆图。所呈奏疏则只言所历行程而无谈话问答记录,且行程仅记至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自阿玉奇汗处启程返回,<sup>⑩</sup>相当于简要的行程报告。而被留览的档册(dangse),则应是前述殷扎纳领衔奏呈的档册(ejehe dangse),即记载往返行程和彼此问答记录的详细报告。至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又将“此次奉旨前往具奏事件,并记载彼此问答之处,俱兼书汉字进呈”,并奏请将出使土尔扈特之盛事,“令天下之人得以悉知,而昭示万代,可垂永久”。<sup>⑪</sup>由此推断,殷扎纳奏折残档的具奏时间至晚应在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之前。

综上,殷扎纳满文奏折残档系图理琛使团出使的详细行程报告,其具奏时间应在康熙五十四年五月至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之间。

## 二 《异域录》对殷扎纳奏折的遵从与润色

使团成员图理琛归国后,以行前圣训、出使档册和复命奏疏等资料为基础,并加入个人出身履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68、281、298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98页。

③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73、180页。

④ (瑞典)H. X. 施尼茨克尔著,阿拉腾奥其尔译:《施尼茨克尔关于1714—1716年陪同清朝使团赴卡尔梅克阿玉奇汗处的报告》,《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4期;另见阿拉腾奥其尔著:《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第84—85页。

⑤ (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8页。

⑥ 《谕贝子阿喇布珠尔敕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3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1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第553页。

⑨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80、193—194页。

⑩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80—191页。

⑪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202—205页。

历等内容，撰成《异域录》一书，于雍正元年刊行。此后，《异域录》被收入《四库全书》《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重钞》《北徼汇编》《朔方备乘》《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多种丛书，除满、汉文刊本外，还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外国文字，流传甚广。<sup>①</sup>在诸多版本中，学界一般认为满文本的史料价值高于汉文本。满学家关德栋曾就该书的满文本与汉文本进行深入研究，指出：“满文本是比较保持着部分进呈文书的原形……《异域录》据以成书的原始档案材料，当时是送存理藩院的。如果今日尚能发见，那么，不仅可以进一步校订图理琛撰写的《异域录》，而且还可能提供新的内容。”<sup>②</sup>前揭殷扎纳奏折残档，为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异域录》一书的成书问题提供了可能。

两相对读，不仅可看出图理琛是如何在殷扎纳奏折的基础上润色、删削成书的，亦可领略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的微妙关系。

### （一）《异域录》对奏折原档所记基本史实的遵从

《异域录》一书，主要由行前圣训、往返行程与会谈问答记录、沿途山川地理、复命奏疏以及图理琛个人出身履历等内容构成。通过对读，除沿途山川地理信息外，《异域录》所记使团往返行程及其与俄罗斯官员、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等人的会谈内容，与殷扎纳奏折所记基本相同，即关于使团一行的往返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基本史实，二者并无较大差异。由此可看出《异域录》作为一部历史要籍，所具有的历史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使团沿途所经俄国地方之人民生计、山川地理形势等舆地信息，是行前康熙帝交待“亦须留意”之情报<sup>③</sup>，应系图理琛负责之事。殷扎纳作为使团首领，则主要负责与俄罗斯官员、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等见面会谈事宜，故此，殷扎纳在奏折中详述往返行程与会谈情形。

### （二）《异域录》对奏折原档的增补润色

总体而言，《异域录》在行文、措辞和感情色彩等方面，更为流畅和丰富，凸显了图理琛娴熟的满文驾驭能力。殷扎纳奏折内容则较口语化，应系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较为贴近彼此对谈的实时状态。殷扎纳奏折中一些原本冗长乃至费解的语句，经图理琛增补润色后，在《异域录》中成为流畅优美的语句。试举数例如下：

1. 殷扎纳奏折：dulimbai gurun enduringge amba bokda han i gemulehe hoton dulimbade bi.<sup>④</sup>  
(中国至圣大博克达汗之都城位居中央)

《异域录》改为：colgoroko enduringge amba han, dulimbai gurun de gemulefi. (至圣大皇帝建都中华)<sup>⑤</sup>

2. 殷扎纳奏折：meni amba bokda han banitai gosingga, ferguwecuke, enduringge, abkai fejer-gi niyalma be gemu fulgiyan jui adali gosimibi hairambi.<sup>⑥</sup> (我大博克达汗禀赋仁慈，至神至圣，爱天下人皆如赤子)

《异域录》改为：meni amba enduringge han, enduringge erdemu umesi badarafi, irgen be fulg-

① 周祚绍：《图理琛和〈异域录〉》，《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侯毅：《图理琛〈异域录〉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历史档案》2019年第2期；

② 关德栋：《略论图理琛〈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脱错的订补及其他》，《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第189页。

③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7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71页上栏。

⑤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40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71页下栏。

iyān jūi i adali gosime. (我大皇帝圣德广运, 爱民如子)<sup>①</sup>

3. 殷扎纳奏折: banjibure umesi amuran.<sup>②</sup> (甚是好生)

《异域录》改为: abkai gese banjibure de amuran. (好生如天)<sup>③</sup>

4. 殷扎纳奏折: garjaha efujehe gurun be taksibume, lakcaha jalan be sirabume.<sup>④</sup> (举废国, 继绝世)

《异域录》改为: lakcaha jalan be sirabume, garjaha efujehe gurun be taksibume. (继绝世, 举废国)<sup>⑤</sup>

案: 此语出自《中庸》。殷扎纳奏折中将语序颠倒,《异域录》改之。

5. 殷扎纳奏折: meni bade ere gese bira inu bi, ereci amba bira, giyang, inu bi.<sup>⑥</sup> (我地亦有似此之河, 亦有比此大者为江)

《异域录》改为: meni bade ere gese bira inu bi, ereci geli amba ningge be giyang sembi. (我地亦有似此之河, 比此更大者名为江)<sup>⑦</sup>

6. 殷扎纳奏折: uheri da.<sup>⑧</sup> (总管)

《异域录》改为: yafahan coohai uheri da. (步军统领)<sup>⑨</sup>

案: 此系殷扎纳等向俄罗斯官员衣番鄂番那西赤介绍清朝大臣时用语。汉译为“内有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 外有尚书、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 外省有将军、总督、提督, 皆系要任大员”。若如殷扎纳奏折所用“总管”, 既费解又不知所指。

7. 殷扎纳奏折: ambasai dolo ninggun kadalara amban, ninggun aliha bithei da, ere juwan juwe amban ci dulerengge akū.<sup>⑩</sup> (大臣中六位 kadalara amban、六位大学士, 无过于此十二位者)

《异域录》改为: meni ambasai dolo ninggun hiya be kadalara dorgi amban, ninggun aliha bithei da, umesi wesihun, ere ci dulerengge akū. (我大臣中以六位领侍卫内大臣、六位大学士最尊, 无过于此者)<sup>⑪</sup>

案: 殷扎纳奏折所用“kadalara amban”一词, 同样令人费解。经与《异域录》对比, 应是“hiya be kadalara dorgi amban”(领侍卫内大臣)。

8. 殷扎纳奏折: ere ba golmin šanggiyan jasei tule bi. alin labdu, amba alin inu bi. bira bi, muke umesi sain.<sup>⑫</sup> (此地 golmin šanggiyan jase。山多, 亦有大山。有河, 水甚好)

《异域录》改为: ere jergi ba, gemu golmin jasei tulergi ba. alin den, bira amba, muke jancuhūn. (此等地方, 皆位于长城之外。有高山大川, 水甘美。)<sup>⑬</sup>

案: 殷扎纳奏折所用“golmin šanggiyan jase (长白边)”一词, 亦颇费解。与《异域录》比

①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41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71页下栏。

③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41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71页下栏。

⑤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41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78页下栏。

⑦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78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79页下栏。

⑨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81页。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0页下栏。

⑪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82页。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5页上栏。

⑬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31页。

对，应是“golmin jase”（长城）。

9. 殷扎纳奏折：aha injana bi, mini gurun i banjire doro, tondo, hiyoošun, gosin, jurgan, akdun be da obufi ujeleme dahame yabumbi. gurun be dasaci inu ere, beyebe tuwakiyaci inu ere hacin be fulehe obuhabi. udu ergen beyede isinara baita de teisulebucibe, ineku ere udu hacin be tuwakiyame buceci bucere dabala, gelere ba akū. ere doro be ainaha seme halarakū.<sup>①</sup>（奴才殷扎纳我言：我国生计，以忠孝仁义信为本，尊崇而行。治国亦如此，修身亦以此为本。虽遇致命之事，亦坚守此道。死即死耳，并不畏之，断不违此道）

《异域录》改为：injana i gisun, mini dulimbai gurun, gemu tondo, hiyoošun, gosin, jurgan, akdun be, da obufi dahame yabumbi. gurun be dasaci inu ere, beyebe tuwakiyaci inu ere. udu aisi jobolon juleri bicibe, inu daci dubede isitala teng seme tuwakiyame buceci bucere dabala. erebe jurcere ba akū.（殷扎纳言：我中国皆以忠孝仁义信为本而行，治国亦如此，修身亦如此。虽利害当前，亦始终坚守。死即死耳，无违之者）<sup>②</sup>

### 三 《异域录》对殷扎纳奏折的误删误改与有意润改

《异域录》作为“记述性史料”，不可避免地受到作者的写作主旨、立场观点、感情色彩和编撰水平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成书过程中，必然会对奏折、档案等“遗留性史料”进行相应的采择、润色、删改等文字性处理，以更好地实现写作目的。<sup>③</sup>因此，通过对读，可以看到图理琛为彰显奉使绝域“普天率土钦服圣化，海外万国咸沐仁德之盛事”，<sup>④</sup>在编写成书过程中，对奏折档案资料的删改乃至有意润改之处。谨举例如下：

#### （一）《异域录》对奏折的误删误改

1. 殷扎纳奏折：jai inenggi g'a g'a rin acaki seme hafan takūrafi solinjiha manggi. aha be genefi acaha de, g'a g'a rin oktome tucifi, meni gala be jafafi, dulimbai gurun i colgoroko enduringge amba bokda han i elhe be baimbi seme.<sup>⑤</sup>（次日，噶噶林遣官来请相见，奴才我等去见时，噶噶林出迎，与我等握手后，向中国至圣大博克达汗请安）

《异域录》删改为：g'a g'a rin meni gala be jafafi, dulimbai gurun i colgoroko enduringge amba han i elhe be baimbi seme.（噶噶林执手叩请中国至圣大皇帝万安）<sup>⑥</sup>

案：据殷扎纳奏折所记，殷扎纳等人于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初四日抵达托波儿城，俄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于次日会见了殷扎纳一行。但《异域录》删改后则成抵达当日进行了会见，执手叩安。

2. 殷扎纳奏折：gajartu bi, meni bade na de banjire, moo de banjire tubihe i hacin umesi labdu, tubihe i gebu be bi monggorome alame muterakū.<sup>⑦</sup>（噶扎尔图言：我等地方产果之地、产果之树甚多，我不能用蒙古语言其名）

《异域录》改为：meni dulimbai gurun de hacingga tubihe bi. tubihe i gebu be, bi wancihiyame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97页下栏。

②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68页。

③ 关于史料二分法之理论研究，参看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以所谓的“赵城之战”的相关史料为例》，《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204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73页下栏。

⑥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65-66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7页下栏。

tucibume muterakū. (我中国有各种果品, 我不能尽言其名)<sup>①</sup>

案: 此系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五日, 阿玉奇汗遣人邀请使团成员噶扎尔图与米丘前往进行射箭表演, 问及中国所产水果, 噶扎尔图有如是言。《异域录》满文本删去了“用蒙古语”之信息, 汉文本则记为“中国果品最多, 不可胜数”, 失去了原意。

3. 殷扎纳奏折: ayuki han geli donjici suweni tubai emu hacin i niyalma solho sembi, amba bokda han de alban jafambi akūn.<sup>②</sup> (阿玉奇汗又问: 闻得你们那边有种人叫高丽, 向大博克达汗纳贡否?)

《异域录》改为: ayuki han geli, donjici dulimbai gurun i harangga gurun i dorgi coohiyān sere gurun bi sembi, ere gurun amba enduringge han de alban jafambio, akūn. (闻得中国有属国朝鲜者, 与大皇帝纳贡否?)<sup>③</sup>

案: 此系阿玉奇汗问原籍东北的新满洲噶扎尔图之语, 表明阿玉奇汗不知高丽(朝鲜)为清朝藩属国, 故有此问。但经《异域录》删改后, 阿玉奇汗似成了明知故问。

4. 殷扎纳奏折: gajartu bi, meni gurun de emu hacin i niowanggiyan tui cooha bi, gemu nikan, geren golo, jase jecen i bade tebuhebi, gemu nikan ambasa sindafi kadalaha bi. esei dorgi sain urse be sonjofi, ging hecen gaifi, meni amba bokda han gabtabume niyamniyabume taciburengge inu bi.<sup>④</sup> (噶扎尔图我言: 我国有一种绿旗兵, 皆系汉人, 驻防各省及边疆之地, 俱选汉臣管领。择其善者, 调来京城, 我大博克达汗亦令其习骑射)

《异域录》删改为: gajartu i gisun, meni dulimbai gurun de, emu hacin niowanggiyan tui cooha bi, gemu nikan, geren golo, jase jecen i oyonggo bade tebuhebi. esei dorgi gabtara mangga urse umesi labdu, meni amba enduringge han, kemuni ging hecen de gajifi, gabtara niyamniyara be kiceme tacibume, erdemungge urse be huwekiyebumbi. (我中国有绿旗兵丁, 皆汉人, 驻防各省及严疆要地。颇多善射者, 大皇帝常调取来京, 令其勤习骑射, 以励人材)<sup>⑤</sup>

案: 殷扎纳奏折所言在行文、措辞上虽逊于《异域录》, 但《异域录》颇有夸耀之意。

通过以上数例可以看出, 《异域录》成书过程中, 在增强语句流畅优美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误删误改之处, 失去了一些重要历史信息。

## (二)《异域录》对奏折的有意润改

1. 殷扎纳奏折: bi, suweni doro be sarakū.<sup>⑥</sup> (我不知汝等礼节)

《异域录》改为: damu be tulergi gurun i niyalma, dulimbai gurun i doro yoso be ulhirakū. (我等外夷, 不通中国礼仪)<sup>⑦</sup>

案: 此语原系阿玉奇汗为再次遣使之事向殷扎纳等请教如何缮写奏疏之言。《异域录》则做了较多的渲染。

2. 殷扎纳奏折: muse juwe gurun serengge, gemu fulgiyan sorson bisire gurun. oros serengge, etuku mahala, gisun hese encu gurun, musede duibuleci ojarahū.<sup>⑧</sup> (咱们两国, 皆系戴红缨之国。

①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37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9页上栏。

③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43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8页下栏。

⑤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41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90页上栏。

⑦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44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91页上栏。

鄂罗斯者，乃衣冠言语不同之国，不可与咱们相比）

《异域录》改为：bi udu tulergi gurun i niyalma bicibe, mahala i durun, etuku i boco, dulimbai gurun ci asuru encu akū, oros gurun i etuku mahala, gisun hese fuhali encu, be tede duibuleci ombio.（我虽外夷，然衣帽服色与中国略同。其鄂罗斯国乃衣冠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sup>①</sup>

案：此系阿玉奇汗向殷扎纳等人所言之语。两相对比，殷扎纳奏折所述应更近于阿玉奇汗之原话，《异域录》则体现出强烈的夷夏观念。

3. 殷扎纳奏折：morin i juleri jetere jaka be jafarangge umesi labdu.<sup>②</sup>（马前献食者甚众）

《异域录》：morin i juleri niyakurafi jetere jaka alibuhangge umesi labdu.（马前跪献食物者甚众）<sup>③</sup>

案：此系殷扎纳奏折所记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抵达阿玉奇汗驻地时受到当地牧民欢迎的情况，但《异域录》措辞稍显夸大之意。

4. 殷扎纳奏折：šadarakū gese oci genereo, cihakū oci, joo.<sup>④</sup>（如不倦，请往。若不愿，则罢）

《异域录》改为：ambasa beye šadaci wajiha, waliyame gūnirakū oci, genereo.（如不弃，请往。若倦，则已）<sup>⑤</sup>

案：此系阿玉奇汗听闻使团成员噶扎尔图与米丘二人善射而派人邀请之语。殷扎纳奏折与《异域录》显系两种话语情境。

5. 殷扎纳奏折：ayuki han uju gehešefi, membe ini hanci ici ergide tebuhe.<sup>⑥</sup>（阿玉奇汗点头，让我等坐其右侧附近）

《异域录》改为：ayuki han alimbaharakū hukšeme, aha membe ini ici ergide tebuhe.（阿玉奇汗不胜感谢，让我等坐其右）<sup>⑦</sup>

案：此为六月初二日，殷扎纳等人向阿玉奇汗交付敕书后，阿玉奇汗点头示意使者们坐于右侧，《异域录》则回避了这一细节。

梳理《异域录》对殷扎纳奏折的有意润改之处，能够体会到《异域录》流露出的天朝尊严与夷夏之别观念，即彰显“普天率土钦服圣化，海外万国咸沐仁德之盛事”。此外，关于殷扎纳等人与阿玉奇汗相见之礼，殷扎纳奏折所述与《异域录》基本相同：殷扎纳等携带敕书至阿玉奇汗帐前下马，交付敕书，阿玉奇汗跪接，并向东方大皇帝请安。<sup>⑧</sup>但当时的俄罗斯护送军官施尼茨克尔在报告中则有着不同的描述：“殷扎纳向汗递交本国汗的国书，然后双手拥抱了阿玉奇的双膝。阿玉奇则把自己的右手放到使臣的肩上，以示感谢，而后又坐了下来”。<sup>⑨</sup>对比来看，殷扎纳等记言阿玉奇汗跪接敕书，施尼茨克尔则明言殷扎纳向阿玉奇汗行了抱膝礼。抱膝礼，亦称抱见礼，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相见礼。《西域图志》记言：准部“众台吉及图什墨尔以下，见大台吉，跪而敬抱台吉之膝，台吉以两手抚跪者之肩”；回部“自阿奇木以下等官见汗之礼，凡大年、小年令节，及

①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48-149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3页下栏。

③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27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7页上栏。

⑤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36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4页上栏。

⑦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29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4页上栏；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88页。

⑨（瑞典）И. X. 施尼茨克尔著，阿拉腾奥其尔译：《施尼茨克尔关于1714-1716年陪同清朝使团赴卡尔梅克阿玉奇汗处的报告》，《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4期；另见阿拉腾奥其尔：《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第80-81页；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远方使回，见时屈一足，如着地状，以双手捧汗膝，问安好。汗以一手抚其背而慰劳之”<sup>①</sup>。因施尼茨克尔不代表双方利益，其言应有可信度。再者，殷扎纳等在行前请训时，康熙帝亦曾吩咐：“尔等往见阿玉气，亦照见策旺阿拉布坦礼相待。”<sup>②</sup>而与策妄阿拉布坦相见之礼，应即是抱膝礼。据雍正初年先后两次出使准噶尔的清朝使臣众佛保所奏，其与策妄阿拉布坦相见时，也只是将敕书等物“皆于前排列妥当，捧入策妄阿喇布坦居室后，恭捧敕书，交付策妄阿喇布坦本人，继之告诉赏赐经书、缎匹缘由，亦交付讫。随将奴才等礼物给与策妄阿喇布坦后，坐于西侧饮茶”<sup>③</sup>，并无跪接之礼。可见，清朝在与卫拉特蒙古部落首领的早期交往中，多遵从草原游牧文化礼俗行事。清朝在入关前，君臣相见亦行抱膝礼。入关后，随着国家礼仪制度的汉化与封建正统观念的增强，跪拜礼取代抱膝礼，成为清朝君臣的相见礼。抱膝礼作为荣典礼仪存在，仅在藩部首领初次入觐和出征将帅凯旋郊劳时使用，以示荣宠。因此，诸如殷扎纳行抱膝礼等情节，在奏折与官修正史中，多避而不谈，或隐而讳之。

《异域录》除做上述润改外，通篇还将殷扎纳奏折中蒙古语文化背景下的“amba bokda han（大博克达汗）”改为满汉语文化背景下的“enduringge amba han（大皇帝）”，并将多处口语化表达的“我等地方”“我国”等语，添改为“我中国”。凡涉及清朝皇帝与国家等重要问题时，《异域录》在措辞上都做出较多的润色与改进，体现了图理琛的国家观念与政治意识。如在阿玉奇汗与殷扎纳等谈及吴三桂叛乱之事时，殷扎纳奏折表述为：

ayuki han geli, nenehe aniya amba bokda han i harangga emu ping si wang ubašafi, amba bokda han dailafi mukiye buhe seme donjiha bihe.<sup>④</sup>（阿玉奇汗又问，闻得昔年大博克达汗属下一平西王叛变，大博克达汗剿除剪灭）

《异域录》润改为：ayuki han geli fonjime, amba enduringge han i gurun de, emu ping si wang facuhün deribuhe be, amba enduringge han dailafi mukiye buhe seme donjiha bihe.（阿玉奇汗又问，闻得昔年大皇帝中有一平西王作乱，大皇帝剿除剪灭）<sup>⑤</sup>

两相对比，《异域录》最主要的改写是将“ubašambi”替换为“facuhün deribumbi”。动词“ubašambi”，仅有掀、翻、反叛、叛变、造反等意义，而体现不出事件性质和主体责任。换用名词“facuhün”（乱、叛乱、动乱）加动词“deribumbi”（发动，开始）之后，事件的性质与主体责任跃然纸上。

再如，殷扎纳奏折对吴三桂的表述是：ere ping si wang serengge, meni amba bokda han i ujen kesi be aliha niyalma. gurun i jalin de majige faššaha turgunde wang fungnefi, meni wargi julergi de bisire yün nan sere golo de tebufi, umesi bayan jirgame banjimbihe.<sup>⑥</sup>（平西王者，乃受我大博克达汗隆恩之人。为国略有功劳而封王，安置于我西南之云南地方，殊为富贵安逸）

《异域录》润改为：ere ping si wang, meni amba enduringge han i ujen kesi be aliha niyalma. majige faššaha ba bisire turgunde, wang fungnefi, meni dulimbai gurun i wargi julergi ergi yün nan i golo de tebuhe bihe, derengge wesihun be aliha.（平西王受我大皇帝隆恩，念其少有微劳，封为王爵，安置我中国西南隅云南地方，安享荣华）<sup>⑦</sup>

① 钟兴麒、王豪、韩慧：《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515页。

②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0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81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6页上栏。

⑤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33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76册，第286页上栏。

⑦ 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34页。

两相比较,《异域录》主要是将殷扎纳奏折所言“gurun i jalinde majige faššaha turgunde wang fungnefi”删改为“majige faššaha ba bisire turgunde wang fungnefi”,去掉了“为国”之意,其中意味,不言自明。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到《异域录》为彰显“普天率土钦服圣化,海外万国咸沐仁德之盛事”而对奏折的润改增删,亦可领略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的微妙关系。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在第176册所收录的题为《内阁侍读学士荫扎纳奏查康熙五十一年赴俄罗斯会见土尔扈特汗阿玉锡档册折(缺文尾)》的奏折残档,实系图理琛使团首领殷扎纳于康熙五十四年归国后向康熙帝奏呈的出使报告,具奏时间在康熙五十四年五月至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之间,主要内容为使团往返行程及其与俄罗斯官员和土尔扈特阿玉奇汗等人会谈答问记录。该奏折残档作为使团出使报告,是使团成员图理琛撰写名作《异域录》一书时所依据的奏折档案材料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学和文献学价值,是进行清前期民族关系史、中俄关系史以及《异域录》文本研究的重要史料。通过对比研究,可以看到,作为“记述性史料”的《异域录》,在成书过程中,除遵从奏折所记基本史实外,为彰显奉使绝域“普天率土钦服圣化,海外万国咸沐仁德之盛事”,还对奏折所记内容进行了较多的删改和有意润改,显示出作者图理琛的国家观念和政治意识。

(作者赵卫宾 新疆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邮编 830011)

(责任编辑 哈恩忠)